

# 拯救美國

一代文學大師筆下  
的美國總統大選

里昂·尤里斯著 高衛民 袁東武譯



Leon Uris

# A GOD IN RUINS

中港傳媒出版社

# 拯救美國

里昂·尤里斯 著

高衛民 袁東武 譯

中港傳媒出版社

書 名 拯救美國

作 者 里昂·尤里斯

翻 譯 高衛民 袁東武

出 版 人 郭燕軍

出 版 中港傳媒出版社有限公司

CNHK Publications Limited

告士打道郵政局郵政信箱28264號

[info@cnhkpublications.com](mailto:info@cnhkpublications.com)

版 次 2012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 格 170mm × 240mm

國際書號 ISBN978-988-15097-3-4

© 2012中港傳媒出版社有限公司

A GOD IN RUINS

Leon Uris

A GOD IN RUINS by Leon Uris

© 1999 by Leon Uris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CNHK Publications Limit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USA

through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權所有，未經版權人書面文字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本書內容係作者個人言論，不代表出版社觀點

謹以此書  
獻給我最親愛的老朋友  
哈利·考夫斯基

在這個亂世之秋，人類若非脫胎換骨，迎來  
又一個彌賽亞，將難以從墮落中獲得新生。

《自然》 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

## 譯者的話

二十世紀後半葉，美國文壇上升起一顆耀眼的明星，著名小說家里昂·尤里斯用他五十年的創作生涯，證明了他是美國文壇上的一代奇才。他的十二部長篇小說，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角度欣賞，幾乎每一部都充滿激情和耐人尋味，其中七部改編成了電影或電視連續劇。

《拯救美國》（1999）是里昂·尤里斯繼他的代表作《出埃及記》（1958）和《愛爾蘭往事》（1976）後，又一部體現他獨特歷史感和想像力的作品。小說以虛構的人物和情節，上演了一幕2008年的美國總統大選，將美國社會的民主政治和社會生態透過對大選的描述躍然紙上，驚人地隱喻（影響）了十年後美國政壇上那場令世界矚目的風雲變幻。

小說主人公奎恩·帕特里克·奧康內爾是個孤兒，在一對美籍愛爾蘭裔夫婦的收養下，他有過幸福的童年，也有過迷茫、叛逆的青春年華。大學一畢業，他加入美國海軍特種部隊，在執行一項秘密使命的任務中經受了生與死的考驗。退役後，他從年邁的養父手裏接管了農莊，進而步入政壇，逐漸對傳統的美國政治萌發出變革的衝動。為了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二任具有羅馬天主教背景的美國總統，他在與共和黨的較量中，在可怕的對手美國全國槍械協會的威脅下，不屈不撓，勇於獻身，一步一個腳印地朝

著總統的寶座走去。

正當奎恩躊躇滿志地為贏得大選做準備的前夜，他同父異母的兄弟在尋覓了半個世紀後找到他，向他透露了一個驚人的秘密，一個幾乎斷送他政治前程和導致國家分裂的秘密：他是一個猶太人！夢想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二任具有天主教背景的總統已經是個神話，而成為第一任具有猶太血統的美國總統那簡直就是天方夜譚。傳統的美國政治能接受這個現實嗎？素以民主和社會寬容自居的祖國將會做何反應？崇尚信仰自由和生活方式多元化的美國人民願意把他們的命運託付給他嗎？當所有這一切都是一個謎的時候，他已經別無選擇。

歷史在十年後幾乎再現了當年里昂·尤里斯筆下的美國政治，在經濟大蕭條的陰霾下，2008年美國大選中奧巴馬的勝出，無疑是美國民主政治的一個突破，是美國錯綜複雜的民族、種族、宗教和五花八門的政治、經濟勢力之間的重新組合，是二十一世紀的美國能否繼續充當世界領袖的新的起點。

如果你對今天的世界有興趣，對今天的美國有興趣，里昂·尤里斯的小說無疑給我們觀察世界、觀察美國開啟了一扇有趣的視窗，當你放下他的書時，你或許會有所感悟……

高衛民

2012-5-4於北京

# 上 卷



# 第 1 章

2008年秋

科羅拉多州亂世城<sup>[1]</sup>

一個天主教孤兒，六十年後突然發現他的生身父母都是猶太人，那感覺真是酸甜苦辣，五味俱全。其實猶太人就猶太人，原本沒什麼了不起，可對於我，一個正全力角逐2008年總統大選的人，這一變故卻無疑是一顆重磅炸彈。

新的一天即將開始，我的競選幕僚早早都坐進了會議室。分析結果顯示，在全國大選投票前的一周，我的當選已經毫無懸念。感謝上帝，他們看來還坐得住，至少沒人過早就把我稱為“總統先生”。

如今，當我一次次回顧那個悲喜交加的時刻，仍然感到恍如隔世。

我叫奎恩·帕特里克·奧康內爾，是美利堅合眾國科羅拉多州的州長。作為美國民主黨推舉的總統候選人，在選民心中，我是一個通過天主教教規被領養的孤兒，我的養父母是科羅拉多州有名的農場主丹和舒本·奧康內爾夫婦。

像所有愛爾蘭裔的美國家庭一樣，我和我的養父都很有個性，常常各執己見，幸虧有我的母親，在她的操持下，我們這個家才充滿了愛與溫馨。

---

[1] 作者虛構的一座城市——譯者注

世事難料，當我本應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二任具有羅馬天主教背景的總統時，今早的變化又令人意外地將我變成了第一任具有猶太血統的美國總統。

常人很難想像一個孤兒對生身父母的那份糾結與渴望，但這就是人性，放在誰身上都一樣。

不管你是否相信，在陰冷的夜幕下，這個世界還真的會出現無頭騎士的游魂。

我同父異母的哥哥本·霍奧維茨在遊蕩了半個世紀後，終於在今天早上找到了我。

明天，洛磯山中部時間中午一點整，我必須將這一特大新聞披露給公眾。知道洛磯山中部時間嗎？不知道也沒關係，因為它令很多電腦系統都難以設置，世界就這麼大，時空卻可以無限。

過去的半個世紀，猶太人成為美國社會的一支中堅力量，越來越多的猶太眾議員、參議員、市長、州長的出現，打破了傳統的美國政治格局，他們在平靜的水面上泛起了陣陣浪花，卻從沒有人敢於去問鼎總統的寶座。

如果我僅僅是競選一個州長，毫無疑問，即使我以亞歷山大·霍奧維茨的猶太身份參選，我也會贏得非常漂亮。遺憾的是，在大選投票前不到一周的時候，我生身父母的驚天爆料，卻給那些蟄伏在陰暗角落裏伺機向我發難的勢力提供了一發幾乎置我於死地的炮彈。

我該怎樣陳述這些事實呢？過去的幾個小時裏，我若有所思地寫下了二十六遍“我的美國同胞們……”，二十一遍“在我即將啟程前往華盛頓的前夕……”，三十六遍“美國人民有權了解所有內幕……”，直到廢紙簍裏堆滿了我扔掉的演講草稿。

別傷心，小蘇茜，耶誕節時，白宮的草坪上肯定會有漂亮的聖誕樹；

白宮的廚房當然不會只提供猶太人的飯菜，我對清真食品的偏好也與宗教無關；

美國人民用不著擔心猶太人的圓頂小帽；  
以色列絕不會成為美國的第二十一個州。

說一千，道一萬，我的同胞們，奧康內爾無疑是個稱職的州長，但在多變的總統大選中，我卻越來越顯得失去了自我。

我的目光茫然地飄向臥室，落在我太太麗塔的身上。瞧她那睡相和色彩濃重的睡衣，在鄉下她就喜歡穿得像個墨西哥的姑娘。臥室裏溫馨的科羅拉多風情又一次勾起我愛的欲望，我很想發洩，卻又不得不凝神於我對公眾的演講。

每當我與麗塔在重壓下渴望舒緩的時候，我們總會以忘我的愛去迎接風險與挑戰。

專注你的講稿，夥計，明天，洛磯山中部時間，你無論如何都要勇敢地去面對你的祖國。

坦白還是回避？或者像個政客那樣模稜兩可？當你無法證明奧康內爾絕非霍奧維茨的時候，只有真誠和坦率才能令你擺脫困擾。

奇怪，太奇怪了，此時此刻，我居然又一次想起了戈爾。毫無疑問，沒有麗塔的溫情和善解人意，就沒有我們近三十年的相敬如賓，但若換成戈爾，結果又將怎樣？

如果不是戈爾·利特爾鬼使神差地助我在大選中走到今天，我早就成了那些被選民唾棄的垃圾。是她為我搭起了班底，籌到了資金，並以她對政治的敏感策劃了一個又一個奇跡。

如同多年前分手時一樣，在她提出辭呈後，我又一次陷入了極大的痛苦。為了挽留她，我敲開她的房門，她卻醉得躺在麗塔的懷裏，像個小姑娘似地墜入了夢鄉。當麗塔把手放在唇上示意我安靜的時候，我無語了。

生活中可以沒有戈爾，卻不能沒有麗塔。

走廊上，掛鐘的滴滴答答猶如即將起爆的定時炸彈，迫使我集中精力完成了一篇又一篇演講底稿。

當地平線上露出黎明的曙光，無法回避的疑問將再次考驗我的神

經。我要如實坦白我的一切嗎？美國人民能以寬容和理解接受現實，或者無動於衷嗎？

上帝，為什麼是我？難道我被戲弄得還不夠，非要我在白宮的大門前再次接受考驗？我似乎聽到了在“總統加冕”的軍樂聲中，白宮衛隊長向“美利堅合眾國總統霍奧維茨和夫人”的致敬。上帝啊，這個玩笑是不是開得有點過分？

好了，愛爾蘭往事中的精彩段子都是說書人在熊熊篝火旁一代代傳下來的，我當然也不能把話題扯得太遠。

我的故事應該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講起，那時，我未來的養父丹尼爾·蒂莫西·奧康內爾胸前佩戴著兩排耀眼的軍功章，正癱著一條腿，急匆匆地從太平洋戰場踏上他的回鄉之旅。

## 1945年秋

### 布魯克林

一場人類史上最殘酷的大戰終於結束，空中漂浮著一架DC-3軍用運輸機。破碎的機體蒙片飛舞在機長的舷窗旁，伴隨尾翼的擺動，轉向傳動鋼纜不時發出吱吱嘎嘎的呻吟。機上坐的都是軍人，從著裝就可以分出誰是步兵，誰是水兵，誰又是海軍陸戰隊的精英。他們是剛剛遠離戰場硝煙的退伍軍人，個個面無表情，心事重重。

海軍陸戰隊上士丹尼爾在缺氧的機艙裏不停地抹去額上的汗水，顫抖的鬍鬚下吐出了陣陣呻吟：從聖地牙哥千里迢迢終於坐上這班飛機，千萬別暈機，更不能在這些沙場老兵的面前嘔吐，否則這洋相可就出大了。

駕駛艙中的兩名女飛行員似乎帶給他更大的煩惱：“瓜島、塔拉瓦、塞班、沖繩……在熬過噩夢般的生死後，難道真要我在家門前停下腳步？”

穿越美國可不容易，那時沒有商業航班往返聖地牙哥，美國軍事空運局只好在百忙中挑起了運送退伍老兵的重擔。不幸的是，每天仍

有成百上千的老兵被從申請名單上拿了下來。

丹尼爾不得不從聖地牙哥先乘火車抵達洛杉磯，然後在換乘兩班飛機，中途停靠了九個機場，經過十二個小時的飛行後才降落在代頓市郊外的萊特·派特森機場。

飛機又是晚點，他在辦好前往東海岸的轉機手續後，無聊地踱進機場大門外的一間酒吧。他剛走進去，就迎面撞上一位曾在海軍陸戰隊共事的戰友。

一個號稱“憂鬱女士”的吧台旁坐著六七個神情落寞的女人。

“是妓女，收好你的錢了嗎？”丹尼爾本能地提高了警惕。

“都纏在腰上了。”

“我敢打賭，她們的目標一定是我們這些揣著退伍金的大兵。”

“那你可得保護好我。”

“啤酒？”

“占邊威士忌加備份。”

“有兩位女士請你們去坐坐。”一個酒吧招待迎了上來。

“我料到她們會的。”

“嘿，把包放下，別那麼緊張。”酒吧招待笑了：“我叫阿米，這裏是寂寞夫人俱樂部。那些女士都在萊特·派特森機場工作，有些美人怕是幾年都沒碰過男人了。”

“要是這樣，我還真想待上兩天再走。”格羅斯對丹尼爾說道。

“好啊，不過我們總要找到西聯銀行，先把錢寄回家去。”

“那你打算待兩天啦？”格羅斯問道。

“不。”

“我說，看看那些姑娘，哪個不在渴望我們給她們一些肉體上的振顫。”

“是啊，這是男人的責任。”

“在這些精心打造的佳麗面前，誰要是熟視無睹，就這樣轉身離去，我想上帝是不會饒過他的。”

“可我三年來魂牽夢繞的都是我的心上人。”丹終於板起了臉：

“先把錢寄回去，然後再決定怎麼享樂。”

當格羅斯與一個有兩個孩子的半老徐娘卿卿我我的時候，丹急急忙忙趕回了機場。他遲到了，被擋在了登機坪外，只好眼睜睜看著飛機衝上了藍天。

無奈之下，他連滾帶爬地趕到火車站，登上一列駛往匹茲堡的列車，然後又連夜轉乘去紐約的列車，第二天天沒亮，他從睡夢中醒來，才意識到自己在久別之後，終於踏上了家鄉的土地。

在驚喜的尖叫聲中，舒本·洛根哪還顧得上哥哥肖恩·洛根神父的眼神，張開雙臂撲進丹的懷抱。肖恩靜靜地站在一邊，看著這對青梅竹馬的戀人，臉上露出了由衷的歡笑。

丹甩掉背上的水手包，抱起舒本轉了起來。

“哎呀，我忘記你的腿傷了，快放下我。”

“別擔心，我壯得照樣能拎起一個醉鬼。舒本，你可是越來越漂亮了！”

丹總算把目光轉向了一身教會裝束的肖恩神父。

“肖恩神父。”

“還是叫肖恩吧。”

他們從小就是好朋友，長大後走上了各自的人生之路。肖恩進了神學院，丹則進了布魯克林的警察學校。在這個久別重逢的時刻，丹沒有像以往那樣擁抱他，只是緊緊地握住他的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我幫你拿包吧。”神父伸出了手。

“這點分量我能對付。”

“看你一瘸一拐的我覺得彆扭，你非要扛也行，但我可不會等你趴下了才為你祈禱。丫頭，快搭把手。”

“好吧，你們連一個老兵都信不過，我把包都快遞回去算了。”

“你的寶貝會找到家的，一個也丟不了。”神父說道。

這些日子裏，布魯克林山坡旁的便道上很少有空的長凳和停車位，從布魯克林出去又返回家鄉的人可不止丹一個。

“人們都在議論，紐約灣上要建一座通往斯塔滕島的大橋。”舒本用期待的口吻說道。

“別信那個。”

舒本的吻越來越勾魂，在陸戰隊服役時，丹喜歡把這感覺稱作“賭注飆升”。

她抬起頭，做了個鬼臉：“我們現在就差正式結婚了。”

“是啊。”

“可你總該有所表現呀。”

“我難道沒表現嗎？”

“不是這樣的，是還應該表現！既然我們早晚要做夫妻，我要你做真正夫妻該做的事，今天就做，現在就做！”她迫不及待地說道。

“我也一直在想那件事，”丹答道：“但為了婚姻的完美，我們的結合還是應該先得到上帝的祝福。”

“那又要等兩個星期，上帝有這個耐心，我可等不及了。我有我女朋友宿舍的鑰匙，你去不去？要不我現在就把衣服脫了！”

家！一個可遇而不可求的夢。

他越想有個家，就越不想給這個家留下任何遺憾，以至於作為一名警察，一名來自紐約布魯克林區的警察，雖然在海軍陸戰隊中已小有名氣，卻只結交了一位令他羨慕的摯友，那便是賈斯汀·奎恩。

他已經記不清母親尖叫時的神態，只記得她和別人爭吵時，那聲音就像是粉筆劃過黑板的噪音，令他毛骨悚然，渾身起滿雞皮疙瘩。

但他無論如何忘不掉他們這些警察從午夜到清晨的巡邏腳步，深更半夜的槍戰，躺在血泊中的同事，被割開喉嚨的母親和嬰兒床上慘遭殺害的孩子，他更忘不了那個失去理智的父親和他持槍亂射的瘋狂。

家！陰暗狹窄的街道，破舊低矮的寢室，在又一次見到姑姑的時候，他甚至都忘了她下巴上還有個瘡子。

在那個令人窒息的空間裏，人們除了無聊地打發他們的一天又一

天，還能做些什麼呢？

在他認識的所有人裏，只有賈斯汀·奎恩才有一個真正的家，但他永遠也回不去了，他死在了塞班島。丹記得他臨死前的那個晚上，喋喋不休的話題總也離不開他父親在科羅拉多州的那個農場，一個所有人都夢寐以求卻又很少有人能擁有的一個廣袤的農場。

海軍陸戰隊的生活單調、枯燥，只有假期，當他們外出時，才能一身戎裝奔向海濱，歡快的火花才得以迸發。每當他們擺脫軍營的束縛，賈斯汀的嗜好是去泡妞，而丹，儘管能歌善舞，詼諧幽默，卻只在新西蘭與當地姑娘有過一兩次逢場作戲。細想起來，他還真是守身如玉，沒做什麼對不起自己心上人的勾當。

在親戚朋友眼裏，家是個流言蜚語、奇聞軼事的道場，除了吹噓他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在法國的戰事或巴黎的豔遇外，找不出更新的話題。

“丹，你幹掉了多少日本人？”

“聖地牙哥！它可是當今這個星球的支點！”

“丹，再數數你的勳章吧，這枚是你負傷時得的嗎？”

“那些有關亞洲女人的事到底是真是假？”

“歡迎回家，丹！”他看著街區入口上方的橫幅不禁有些傷感，戰爭畢竟奪去了這個街區的五條人命。

但眼前那塊新烤好的大蛋糕和幾箱剛搶購來的一毛錢一瓶的可樂卻又給了他許多驚喜。

在市長的特批下，他又穿上了嶄新的警服，並獲准配給了一把漂亮的0.38口徑的史密斯-韋森警用左輪手槍。

“你最好把你的軍功章佩在警服上。噢，這是什麼？”

“我們叫它‘跛腳鴨’，是退伍軍人的榮譽和標誌。”

考慮到丹的腿有傷，他的上司正研究給他安排個合適的工作。他是戰爭英雄，即使不能再去執行巡邏或抓捕，幹個內勤或乘警總還可以，或許還會成為一名不錯的偵探。